

黄河岸边是我家

上世纪70年代末的那个秋季,年少的我跟随家人从豫中平原辗转来到了韩城矿区。下了火车,环视陌生的四周,我顿感茫然。那时,我并不知道已经到了黄河岸边,更没想到一个蕴涵着大禹治水和鲤鱼跳龙门美丽传说的地方,会成为我的第二个故乡。

西边的太阳红彤彤地挂在山尖上,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看到的大山,不算高,绵延不断,被太阳的余晖笼罩着。东边那一条静静流淌着的飘带就是黄河。当时,真想一口气跑过去感受河水奔腾破“门”而出,黄涛滚滚一泻千里的气势。

从城里到矿上,乘坐闷罐车咣当咣当地穿行在渭北高原的沟壑之间,大约半小时后,我到了目的地龙门镇。从此开始在父亲工作的煤矿定居,接着上学、工作,直到成家立业。这个过程平静得犹如一颗随遇而安的种子,在黄河岸边的沃土里落地生根,顺其自然。我庆幸在这儿生活的几十年里,每天都有黄河相伴。日出日暮,那“黄河天外来”

“长河落日圆”的美丽景致,从不吝啬地映入眼帘,让人心胸豁达,观之释然。

初到矿上,家住在一个黄土峭壁上挖出来的窑洞里,父亲每月八九十元的工资不足一家六口人的基本生活开销。日子过得虽然清苦,但一家人能够在一起也算是莫大的安慰。在商品紧缺的那个年代,最不缺少的就是黄土塬上、黄河岸边盛产的“大红袍”花椒。每年夏秋之际,走到塬上放眼望去,一株株花椒树密密麻麻、郁郁葱葱,其果实成熟后鲜红如火,甚是惹人喜爱。

听老矿工讲,初建矿时,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前后,黄河河面上的浪花裹着一群群的鱼儿,或仰面或侧身在水面上,鱼跃波闪,蔚为壮观。黄河鲤鱼自然成为天赐矿工的最好食物。不过,我听到最多的是矿工艰苦奋斗的故事,有以“三线战士”和知青为主的煤矿先驱,还有以飞扬的青春和红色的理想战天斗地,演绎着九曲黄河的梦想。有好事者编的顺口溜——“摸黑被子短,四季狂风吼”,这或

陈凤鸣

许是矿区建设初期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。品读历史与尘封往事,总觉得那句顺口溜概括得不够全面,它漏掉了在有着美丽传说的黄河岸边,一群传承着史圣司马迁故里文化基因的矿工,矢志不渝,积极投身地层深处缔造的辉煌奋斗史。

时过境迁,我眼里的煤城变了!滋生在百里矿区的小水泥、小焦化等高污染项目几乎被关停取缔,老矿区改造让煤矿生产规模、经济效益今非昔比,棚户区改造、环保项目促使低矮楼房和多处高耸的烟囱被高层建筑及绿地取代。现在矿区到处是绿地花园和人文景观,曾经黑乎乎 的煤城旧貌换新颜。

漫步黄河湿地,掬一捧黄沙,吮一口母亲河水,踱步在防洪大堤上,仰望矿工用勤劳与智慧扮靓的煤城美景,我深信在不远的明天,矿区一定会变成一个生态、环保、无污染的宜居之地和繁荣的工业重镇,成为黄河沿岸一颗最耀眼的璀璨明珠。

(韩城矿业公司宣传部)

明月伴世人

朱艳玲

月亮这一普通的意象,其本身透着神秘劲儿的或残或满,成为了历代文人反复吟咏的对象。人们的情感就在这或残或满,或明或暗里起伏伏伏……

“江畔何人初见月? 江月何年初照人? 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张若虚的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将月恒在世事无常的哲理娓娓道来,其中的无奈感慨,引得一代又一代人发起共鸣,只此一首便赢来了“孤篇盖全唐”的盛誉。

李白的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虽浅显易懂,但也正因为它的直白简洁,成为人们每逢抬头望月就想起的第一首诗。在这明白如话的诗歌里,人们发现了原来潇洒的诗仙也和我们一样有着望月情缘。

新月如钩。每逢月初,一弯小月挂在梢头,它新鲜稚嫩最爱和云彩追逐打闹,但它过于小巧,一会儿就被几缕“薄纱”挡住了身量,一幅小月藏云图就这么静谧地呈现了出来……现在我们都知 道,月球本是地球的一颗卫星,月球绕地球运动,使太阳、地球、月球三者的相对位置在一个月中有规律地变

动,这才有了月亮圆缺不定。这样的解释科学客观,诗意的人们可不愿意把月亮想象得如此冰冷,人们还是愿意夹杂着幻想来看待天上的明月,因为只有被人们注入了感情的月才是可爱的,灵动的。

于是如同孩子一般的李白一生痴迷着月亮。在他天马行空的想象里,月亮成了陪伴自己一生的天外好友。李白喜酒爱月,酒让他诗兴大发,月让他情意浓浓。纯真如李白,坦荡如斯,他可以有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绝尘而去,也可以有“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我是酒中仙”的不羁放荡。他的诗是酒中诗,愈是酩酊大醉愈是畅快淋漓。若说酒让李白酣畅,那么月则让他细腻。他爱月,视月为知己,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纵是孤寂清冷,济世的才干不被君王赏,那也无妨。他能与月同醉,月的一袭清光就抚慰了他的孤独。天真如李白,“青天有月来几时,我今停杯一问之”,他无友相陪时就邀月共醉,举一杯酒就要来问问天上月你是何时来的。

他待月人诗人歌,起身共舞。

月待他守护相陪,永无背叛。

走过了月初的羸弱娇小,月终于迎来了“面若银盘”的时刻。十五的月亮最大最亮,前几天好像还懒洋洋地舍不得变幻身形,如今终于熬到了大放异彩的时刻。那被李白呼作“白玉盘”的圆月挂在天边,黑夜将它衬得愈发的透亮了。月华如水,带来丝丝凉意,清辉一泻亘古照耀。

在诗歌里人们喜欢写景抒情,而月亮成了最能勾起人们思念的意象,这一定与它或明或暗,时缺时圆的外表是分不开的——生而为人,处世不易。一晃数载,其中的沉浮苦乐,只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,告诉旁人恐失礼,也怕得不到感同身受的回应徒增伤感,倒不如将苦闷之情说与明月听,来得痛快!

新月如钩,圆月似盘,它的阴晴圆缺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但还是给了人无限遐想。于是人们就把最诗意的情怀献给了月亮,来酬它永恒的陪伴。

清风徐徐,明月皎皎。月伴世人,酣睡好梦。

(陕北矿业韩家湾公司)



铜人铁壁 周溪军 摄 (陕化公司)

家有姥姥

马赵云

姥姥今年77岁,前几年得了一场大病后的她瘦瘦的,深陷的眼窝,满头的白发,原本一米六的身高,被岁月又缩减了几厘米。

听母亲说,姥姥从小就没了父母,在她叔叔家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,后来,由她的爷爷操办,17岁时便嫁给了大她九岁的姥爷。那个年代的农村,姥爷的年龄算是晚婚了,姥爷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,复员回村后便当上了村干部,因此,年龄的差距没有成为这门亲事的障碍。

姥姥有一台手工织布机,她们那个时代,农村的女人大多都会织布,姥姥不喜言谈,但善干活,特别是织布。小时候,每次去姥姥家,我总是坐在织布机旁边的小板凳上,静静地望着姥姥织布,她灵巧的双手麻利地穿梭引线,头忽左忽右地摆动,姿势很是优美。母亲说,她小的时候,姥姥白天要去生产队下地干活,晚上趁她们睡着才开始纺线织布。

时代在前进,手工织布机被乡亲们从日常生活里彻底“删除”了,姥姥将亲手织的床单,全都分给了几个儿女,我们家每张床上都铺着姥姥亲手织的床单,我总觉得那种床单又粗又硬又土气,图案还比较单调,根本不如商场里卖的好看,可母亲却一直将其视若珍宝,也总是小心翼翼地使用,即使破了洞也不舍得扔,补一补又铺到了她的床上。

“婶婶,把你的好点心拿出来让我尝尝,可馋死我了。”“你来得可真准时,你放心,婶子给你留着呢。”说着姥姥便进屋子拿了盒点心出去。我寻声望去,原来是村里一位叔叔在跟姥姥要点心吃。

“远亲不如近邻”这是姥姥觉得最有道理的话,所以,她常主动去那位叔叔家里,给人家送送小点心,送自己包的包子,还送自己种的新鲜蔬菜。姥姥说,那位叔叔是个可怜人,家里条件很差,一辈子没有娶到媳妇,也没有儿女,

逢年过节连点心也吃不上。姥姥年纪大了,胃口也不好,逢年过节总是有吃不完的糕点,所以每次都提前分出一部分点心来,等着那位叔叔过来拿,而那位叔叔也总是在姥姥家有重活的时候过来帮忙,帮姥姥解决了不少难事。

左邻右舍,同一个村子里住着的许多人,姥姥都照着应,比如帮邻居照看孩子,或者热情地把自制的风味小吃、去田里挖的野菜送给街坊四邻,虽然东西并不贵重,却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。姥姥常说,人这辈子,你对人家好,人家才会对你好。

姥爷离世没两年,姥姥得了一场大病,脑出血,康复后的她留下了后遗症,半个身子行动不便,姥姥一辈子从未靠过别人,事事都做得井井有条,即使在病后,也是拖着不便的身子,干这干那,一点也不闲着。我们几天没去,她就将床换了个位置,将舅舅拾的柴火整齐地摆放在后院,将柜子里的衣服掏出来叠整齐又放进去……

母亲冲她嚷嚷,你是怎么挪动的? 那么沉,闪着腰怎么办? 砸着你怎么办? 出啥事怎么办? ………一连串地凶她。

她却总是不理母亲,转头出去坐在门口晒太阳。

姥姥一生育有三儿三女,两个儿子先后在风华正茂的年纪离开了她,余有一子,至今未娶妻生子,小女儿远嫁外地,很难回来一次,母亲嫁到了邻村,离她最近,日子过得还算顺风顺水。唯有大女儿,离婚再嫁,又育有四子,日子过得紧张,姥姥毫无怨言地先后帮她抚养大了两个女儿,并一次次地把节省下来的钱给了女儿,在她出嫁多年,仍补贴着他们的生活,但那些钱,她是如何从那几亩田地里攒出来的,我们都不得而知。

姥姥一生平凡如草芥,未见过大世面,亦没有读过书,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,但却拥有一颗舍得爱人的心,默默付出,不求回报。

(蒲白矿业实业公司)

不夜的钢城

马浩

冬天的下午,不到6点,太阳就已经收起它那淡淡的光,好像怕冷似的,渐渐西落,钢城也逐渐被雾蒙蒙的夜色包围,我在冬日的夜里独自走在钢铁美丽花大道上,两侧橘黄色的灯光像柔软的缎子在大道上平铺开來,仿佛为钢城穿上了一件迷人的彩衣。

走在钢城的道路上,迎面的微风像从汉江的水面上飘过来的,湿润中带着丝丝清凉。夜空中几颗耀眼的星星一闪一闪相互呼应着,高大的厂房里灯火通明设备交织轰鸣着,厂外却已是清幽一片,夜空中悬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,月光透射在草木上,幻化出片片魔幻般的影子,阵风吹过,这些影子像有了生命了一股,开始蹦跶起来,像是欢呼雀跃的精灵,让我陶醉其中。

在这美好的夜晚里,钢城儿女还在工作着,用他们靓丽青春书写着另一种美——劳动美,他们选择继续在钢铁脊梁间挥洒着汗水。算起来离年底只有十几天了,为了完成公司的年度生产目标,大伙儿都铆

足干劲,用“能吃苦、能战斗、能攻关、能奉献”的钢铁精神照亮着这座钢城的夜空。他们不惧寒冷,不畏酷暑,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钢城这片厚实的土地。

漫步在钢城温柔的夜里,在纵横交错的钢城道路上慢慢地欣赏,去记住这座钢城夜色的美,在这夜里我的内心越来越欢喜,脚步越来越轻松,仿佛置身世外,也不必理会缠身的俗事,只想要守住心灵的这份难得的宁静。

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我在这座钢城的陪伴下度过了8个年头,它见证了我的欢乐和惆怅、逆境和成长,它亦师亦友,参与到我的生活中。在这不夜的钢城里,我学会了怎样面对挑战和挫折,怎样抚平生活的忧伤,怎样拾起人生的珍珠……未来的日子里我将努力工作,去拥抱这座钢城,以更加饱满的热情,回馈这座钢城。在这不夜的钢城里,我突然感受到了我所生活工作的地方原来如此美好,如此温暖。

(陕钢集团汉钢公司动力能源中心)

等春风

吴艳琴

瑟瑟秋风
脱去大树的翠裙
光秃秃
承受冬的寒冷

雪想做树的守卫
于是,她化作朵朵琼花
飘落在树的脚下
栖息在树的枝头

雪被下
落叶悄然化泥
给养根的茁壮
孕育芽的丰硕

在雪多情的滋润下
树挺拔了身姿
昂扬着,等待在又一季春风里
绽放迷人的华衣

(运销集团)

罐头情结

卜欣

作为一个80后,水果罐头是我童年里不可或缺的美食记忆。虽然,现在人们网上购物轻而易举,一键下单便能尝遍世界各地的生鲜水果。重糖、保鲜期长的水果罐头已经逐渐退出大家的餐桌,但对我而言,水果罐头却是承载着我整个童年的味道。

记得小时候,每逢感冒发烧,一定会用哀求的眼神儿看着爸爸,小嘴吧唧吧唧地发出声音。不用说话,爸爸就会蹬着自行车出去,十来分钟,准会拎着我最爱吃的桔子罐头回来。那时候厂里生活区有个大商店,大家的生活用品、副食品什么都在这个商店里买,桔子罐头在商店里十分常见。

最早的罐头盖子不是用拧的,是需要用专用起子给撬开,爸爸会在盖子上先切割出一个“十”字型的切口,然后将切出的四个角向四个方向卷起来,罐头盖子就像开花一样打开了。等不及将桔子瓣儿和糖水从罐头瓶里舀出来,我已经拿着铝勾子在一旁准备直接下手了。每次妈妈都会念叨我:“别着急,小心割破手。”饱经糖水滋润的桔子瓣儿,少了酸涩的口

感,一入口甜润中带着清香,又汁水满溢。一口下去,清凉的糖水滑过喉咙,感觉烧都已经退去了一半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能吃到罐头,绝对是对孩子们生病的最佳慰藉。

小时候的我,不论妈妈将过年过节走亲戚的罐头藏到多高的橱柜里,我都能翻箱倒柜地找出来。多亏后来的罐头密封盖子是可以拧开的,只需要将罐头盖儿在热水里泡泡,就能用“热胀冷缩”的原理拧开,虽然费点劲儿,但比起用起子撬可是方便安全多了。记得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偷吃,我还干过吃掉三分之一罐头后,再灌上凉白开充数的事情,当然,被发现后肯定少不了了一顿训诫。

罐头吃完了,瓶子一定不能扔,妈妈还要用洗净的空玻璃瓶做过冬吃的西红柿酱。在夏秋西红柿大量上市的时候,要把此时价格实惠的西红柿用开水烫一下,然后剥皮切丁,装到洗净的罐头瓶里,盖上瓶盖儿,放进大蒸锅里,等水开上汽儿后蒸二十分钟,就可以了。为了蒸的时候透气,还要在罐头瓶上扎一个输液用的针头,当然,针头必须用

全新消毒过的。做西红柿酱是那个年代保存西红柿的最好方法,不用添加任何辅料,保证了西红柿原有的营养一点不流失。每年做西红柿酱的时候也是我上阵帮忙的时候,我的任务是负责装瓶和记录时间,自己的劳动果实总是那么诱人,看着做好的西红柿酱一瓶瓶排队摆好,特别有成就感。

这些年吃得比较多的是黄桃罐头,被糖水浸渍的半颗半颗的黄桃口感十分细腻,一改新鲜黄桃脆硬的口感,特别甜润柔滑,吃一口让人幸福感倍增。只要一开盖儿,甜蜜蜜的味道涌上鼻尖,还没入口就已经有童年记忆中的味觉荡漾在舌尖。

或许,如今罐头的风头不再,但这份美好的记忆会一直伴随我们这代人传递。这不,我家现在还有用空罐头瓶给孩子做的手工作品,年少的记忆里,谁还没有过给空罐头瓶里装许愿星和干纸鹤的小浪漫。时光在变,不变的是我们保鲜美味、追求美好的心。

罐头情节,我的童年记忆。

(物资集团进出口事业部)



矿山守护神 李牛岗 作 (韩城矿业)